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羊

路生◎著

眼

你看到过羊的眼睛吗？你凝视过羊的眼睛吗？如果没有，你将在这部书中得到体验——蔚蓝，金黄，水，火焰。它映照着天空，也映照着大地。它见识忠贞，也写照苍茫。山在它的深处飞，云在它的深处涌。是羊在奔跑，还是天地在奔跑？一个家族，一个率领着羊的家族，一个追随着羊的家族。它的坚忍与荣光都在羊的晶莹的眼睛里得以呈现——因为哀伤，所以看得透彻，因为忍受着无限的饥饿，所以驮得起无边的草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

羊 眼

路 生◎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眼 / 路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4521 - 7

I. ①羊…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563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 25 字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 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KUADU
CHANGPIAN XIAOSHUO
WENKU



前 言

今年年初,我带着一群哥们儿创办了《同城讯报》。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钱,但我们却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共同致富,挣钱、挣钱再挣钱。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即使有着再高的文化品位,有时也很难在一些人那里获得应有的尊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尊严是自己活出来的,但一个文化人总不能永远很没钱地穷下去。一年时间了,我基本上没写过什么东西,但我的文字情怀依然。

有句话说,离地三尺有神明。传说,这个神明就在天上看着我们,记录着我们的功与过,对或者错。说这个事情会被人笑的,但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连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眼睛记录了下来,进而成为我们的故事。在这故事里,是情和爱把我们相互接连在一起,温暖着我们也温暖着世界。

这也许就是我以我的方式写小说的理由了,把眼睛看到的或者看不到的写下来,不是什么创作,而是用多情感性的文字装载也许我们永远都装不满的心灵。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小说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家族的秘密史,但我知道既然是小说,就一定要往小里说,哪怕是由一个家族小到一个人、一只羊,一朵花或者一只蚂蚁。只有这样,才可以让那些认识我或者不认识我的人把我和这个世界看个清楚明白。但这不是我对小说的全部理解,它还有我在文字得到的那种在苦难中向上的正能量,且始终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社会——感动一份真诚,记住一份恩情——我只能是我而不是别人。

在这部小说里,作为写作者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苦难孕育爱的艰苦卓绝的过程,以及光芒万丈的辉煌人性,它是我的秘密史,也是我家族的秘密史。在这秘密史里,我看到和记述下来的是一群艰难的人在生命荒原上的搏击,以及让生命和爱或流传或繁衍下来的全过程。

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比我们生存的意识更强大,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永远永远都是这样。哪怕你自行车上笑或者在宝马车里哭,我们活着,

我们爱,应该是生命永恒的主题,它在不夸张、不渲染里,还是生命里最原始、最朴素也最普及的真理。

我认为,我在这部书里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弱者生存的故事,即使它属于一个家族的百年,它也不过是一个故事。但正是这个故事让我认定了,小说并不是在设计好的情节中展开悬念,更重要的是走进人的内心,以展示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家本身的气质与灵魂。但我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与太多的人相比,我更多地关注着故事以外的东西——这部书的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弱者的生存与强者相比更是愈加悲壮的诗史,它能让我更加反省自己,并向我传达力量,一如爱的花蕾从来就在苦难中成长,并在成长中学会了付出与坚强。也许,这花不会被人称为强者之花,但它永远比强者的故事更撼人心魄。这就是我在狼性文化盛行的今天,没有选择狼而是选择了羊的一种“意思”——不要战天斗地地去打这个杀那个了,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可能知道什么活着——所谓的强者不过是弱者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活下来罢了。

回想起当年写这部小说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花了八年时间写完还不到三十岁。当年,我是一个单身汉,没有妻子也没有女儿,是这部小说里写的那个老奶奶白如云也就是我的奶奶突然离世,促使我去写并写成了这部小说。现在,我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有了妻子也有了女儿,生活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了起来,伴随而来的怀念和责任也更多了。在慨叹世事沧桑的同时,我想说,我在奶奶、母亲那里得到了生命与人性的传承,妻子陪我走过风雨,女儿在我们的呵护下一天天成长,我把我和爱我以及那些与我有关的人的故事都尽力地把它映这部书里。但书不是全部,更重要的还有生活。

我很想让我的女儿路歌能像我讲述我奶奶的故事那样讲述我的故事,但才三岁的她还不会,因此,我只能说:“世界将因我们而温暖,世界将因故事而温暖,世界将因文字而温暖,世界将因讲述而温暖。”羊眼,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了——让传说中的那只眼睛,给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条通道,并以光的速度让我们感到爱的存在。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作 者

2013年11月

第一章

1

太阳从天空斜射下来，几棵树，是新疆常见到的那种白杨树，在寒风中拼命地生长；几排平房，安静得像一首无言的歌。像大戈壁一样空旷的训练场上竖着几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的是简短但非常有力的标语，没有一个人。

路生坐在训练场的边上，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训练场上的一粒沙子或者是一颗小石头。训练场里能走车，是个汽车训练场。路生想起夏天的时候前来这里训练的新兵们，一个个或者一排排地坐在这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脚下放着两颗石头或者砖块，模拟开车时的样子，一边动着手里的树枝，一边活动着脚下的“油门”，嘴里不断地念着“咔吗咔”或者“吗咔咔”。而现在，他们都走了，一个人也没有了。

训练场上尽是汽车碾压过的痕迹，在阳光里来回地盘旋着，说不清规律却很分明。路生想起他曾在某天扔到这里一个烟头，它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路生的记忆里仿佛还冒着青烟。他抬眼看到了遥远的昆仑山，泛着坚硬但却让他触摸不到的蓝，蓝的上面是白，白的是雪，雪在天上。

路生叹了一口气。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去过卫生队也到过医院，但那里的大夫们都说他是健康的，可他知道他病了，和他爷爷路在贵当年得的那个病是一样的。这会儿，他汗流不止，明显地感到背上的黏潮已经湿透了衣服。之后，他感到训练场上的那些路从他盘腿坐着的地方遥遥无际地伸向了远方，伸向了他的父亲路之珍和他都到过的昆仑山，伸向了天的那一头，什么也挡不住。而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仿佛是被那条路劈开的大地，成了两半。他就是在这两半里想起他的大伯路之焕的——一个和路一样遥远的牧羊人。虽说相距千里，但路生却分明能听到路之焕的声音。

一群羊从黄土地上走过，分成两瓣的蹄丫在干燥的泥土上流沙一样地响着，但却分明在地上留下了心的印迹。在那印迹里，路生嗅到了来自羊身上的骚臭味，也看到了羊的蓝眼睛，宝石一样的明亮着。

如果你是一只羊

你为什么要去远方
你想过没想过
远方的路上会有狼

如果你是一只狼
你为什么会爱上我们羊
都说富人记仇穷人感恩
天下的人有几个是好心肠……

这歌是路之焕唱的，在千里之外老家金羊塬上和着似群鬼呜咽的埙声一齐向路生涌来，如流沙一样地把路生埋住了，让路生感觉有些累了，累得能听到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他躺下来，闭上眼睛，感觉被路分成两半的他一半是一只羊，另一半也是一只羊，都是长角的顽皮的山羊，相互顶着脑袋温柔地打着架，但他却闭上眼睛在心里轻轻地唤了一声雅洁娜。

路还在向前延伸，不可阻挡地向前延伸。路生说：“我是一只羊，一只生病了的小羊，雅洁娜我是你的生病了的小羊！”羊骚味扑鼻而来，路生幸福地呼吸着，向前延伸的路上是转动的车轮，车轮碾过，沙石的路上抖起的是细细微微的尘土，尘土飘动、盘旋，就像路生平时吐出的一个个烟圈。

那些个烟圈儿在路生的脑子里雾一样地扩散着，很快浸染了路生的全身，于是，路生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汗流不止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必然——他病了，病得那么理所当然，病中的他不得不驾着他的车沿着那条将他分成两半的路前行。

“出发！”路生说。他的脑子里全是他绑在汽车观后镜上的那些红布条，红布条被风吹得哗啦啦的，鞭子一样地抽打得他情绪高涨。汽车兴奋地吼了起来，叶城因此充满了兵营里的汽油味儿。

路是新藏公路，车是“八平柴”，路生开着他的车一直向前。他知道由叶城到狮泉河大约有一千一百公里的路程，在这段路程上他和他的车得走三天左右的时间，他们要过阿卡孜达坂、库地达坂、赛里亚克达坂、黑恰达坂，还要路过三直里营房、三岔口、康西瓦达、天岔口……但此时的他却像羊一样地汗流不止，他甚至觉得他的毛都被汗水粘连在一起变成了刺状的，他又不由得在心里唤了一声：“雅洁娜！”他想到了三十里营房，想到了那一排低矮的小平房，他想他把车停在那里，然后坐下来像回家一样的感觉。之后，他又想起了热血一样奔流着的狮泉河、红鬃马一样的红柳滩以及羊眼睛一样蓝的班公湖……他看见他的雅洁娜在那蓝色里一点点地变大，变得像天上

的云,最终被那蓝色浸没……他觉得,那时候他已经被他的雅洁娜揽在了怀里,他甚至闻到了她的味道,但在她的怀里他不过是一只兔子,渺小和可爱得让人爱怜。而当他再次闭上眼睛,却看到了让他感觉比钢铁还坚硬的昆仑,这昆仑离他那么的遥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之后,他发现他哭了!

2

起身,拍拍土,已经是晚上,路生没有去集体食堂吃饭,食堂这会儿也没有饭让他吃了。径自回了家,打开房门,一股冷冰冰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有些晦涩的心情陡然变得沉重了起来。坐在沙发上,他仿佛变成了一摊泥,他的汗此刻仿佛不怎么流了,和衣服一起厚重地贴在他的身上,像是穿了铠甲一样。因为没有拉开窗帘,室内的光线有些暗淡,他摸黑坐着,又想雅洁娜了,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平时放在茶几上的烟,但却什么也未摸到,为了能使自己彻底戒烟,他早已把烟从窗户扔了下去。

一种想要抽烟的感觉如同血液一般在他的浑身扩散开来,痒痒的,难受极了。习惯地,他伸手从水果盘中抓了块软糖放在嘴里,但那种想要抽烟的感觉却不能从他的身上完全消失。他有些生气,立起身来,要到外面去买烟,但刚走到门口便折了回来,在心里对自己说:“算了吧,好不容易戒出点成绩来,不能前功尽弃呀!”顺手开了灯后,他看见茶几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刚才摸烟时留下的痕印清晰可辨,在灯光下与众不同地泛着亮,就像一颗尘封心灵之上的伤痕。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想起雅洁娜狼一样地抓住他的衣领狠狠地对他说:“你总像一只羊,一只死不掉的小绵羊!”他想雅洁娜说的也许是对的——他怎么都弄不明白,他的性格怎么多情和柔软得像一只绵羊。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里,他想到雅洁娜要离开他的那个夜晚。他看了窗外一眼,叹息着在心里说:其实城市的夜晚永远是美丽的,它不会因为人们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的。

雅洁娜要离开他的那个夜晚同往常一样,没什么区别,星星坐在遥远的天堂上给人一种清心寡欲的感觉,并没有因为城市的璀璨灯火夺去了应有的亮丽与辉煌而气恼,相反,它们对月亮的那份痴情与往日相同,只是多出了一种悲壮的东西。沙发拥着雅洁娜,雅洁娜后仰着的头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在沙发的怀抱中养精蓄锐。自从下岗后,雅洁娜一直都像失恋或者说像丢魂了似的,成天没个着落。在来往于各种职业介绍所的路上,她的希望被现实的墙壁击得粉碎。为了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她几乎快要费尽心力了,身上的那种婚后女人才有的韧劲儿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不能气馁

和自强自立的思想意识开始在她的身上觉醒,并且近乎疯狂地生长了起来。

忽然,雅洁娜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一脸兴奋,对着正在一旁看书的路生说:“你前几天不是说,你们老家承包荒山吗?我去,我去准行!”

路生白了雅洁娜一眼,似乎很反感她那种神经兮兮的样子,没好气地说:“别开玩笑,你是干那活的人吗?”

雅洁娜几乎是扑了过去,双手抓住路生的肩,仿佛要将他从窗子里扔出去似的。她歪着脑袋把愤怒的目光对在路生的脸上,张大的嘴巴把所有能暴露出的牙齿全都暴露了出来,几乎是吼叫着说:“你他妈的别把人给看扁了,你知不知道,我是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我可以在那里种果树或者别的!”

这是路生与雅洁娜结婚后第一次听见她说脏话,而且还说得那么有水平,这与她的表情加在一起逗笑了路生。

雅洁娜看到路生的样子,一下子变成了泄气的皮球,整个身子瘫了下去,抓着路生肩膀的手也随即滑落了,目光之中的那种愤怒的东西不知飞到何处去了,流露出一种足以使人产生怜惜之情的温柔来:“我真的能行的,请你相信我。”说着,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路生的心情陡然沉重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将雅洁娜揽在怀里,说:“雅洁娜,这段时间你变了。”

第二天早晨,雅洁娜在朝阳飞舞的金色粉末中,奉献给了路生一个甜蜜的吻,说:“我把咱家的两万元存款拿走了。”

路生说:“你真的要回老家?”

雅洁娜说:“当然没假!”

路生说:“这样也好,你自打下岗后,一直心情不好,去我的老家散散心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要动真格的就行了。”

雅洁娜的眼中闪着一层悲伤的东西,说:“路生,你咋就不知道给我鼓鼓劲儿呢?”

路生用力晃了晃雅洁娜的肩,送她去了车站。

雅洁娜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被人群淹没着,她回过头来看了路生一眼,路生却没能看清她的脸,这使路生又多添了一分对她的牵挂。路生的另一半就那么消失在了车站里,被火车拉得距路生遥远了,她那瘦小的身材将本该属于路生的一些东西带走了。

大街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行人匆匆,就像热锅里的豆子被搅来搅去,身不由己,却又蹦个不停,想要跳出那口铁锅得以喘息。路生茫然无目的地走着,早晨的太阳待死不活地点燃了他的双眸。那时的他,就像一片落叶,在生命的河流中,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忧伤缓缓地向前漂流着。喧嚣与嘈杂被

他无意中阻止在了耳外，欢乐与欣喜也都与他无缘，茫茫尘世，他只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壳。但就在这时，他意外地看见了雅洁娜的妈妈——叶子。

叶子不知从哪里弄了台火锅，在迎宾大酒店旁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卖茶叶蛋。她坐在小方凳上，前方是盛满了茶叶蛋的火锅，火锅内冒出的热气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仿佛被寒冷吃掉了似的。她蜷缩着身子，时不时地将藏在袖筒里的手伸到热气上暖暖，而后赶忙搓搓，又放回到袖筒里去。这使路生联想到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叶子一定是老花了眼，没有看清走过来的那个人是路生——她的女婿，赶忙站了起来，脸上堆满了笑，用那种充满职业味儿的语调说道：“解放军同志，快，快，快，快来吃颗茶叶蛋，暖暖身子。”

路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脚步也随即沉重了起来：“妈妈，是我……”

叶子脸上的那堆笑一下子被寒冷冻成了冰，凝固了，无奈、痛苦和其他一些复杂的东西紧跟着像皱纹般在瞬间里全都涌到她的脸上。就这样，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做些什么好。路生在火炉旁的小方凳上坐下来，她才回过神，跟着坐下了。

“妈妈，您咋就出来干这个呢？”

“唉……”

“爸爸也不来帮帮您！”

“他那个老古董，官没当大，架子不小，没钱还死要面子，他会替我干这？嫌丢人！”

路生无语。

叶子用充满关爱的目光打量了路生一会儿，说：“雅洁娜走了，没人照顾你了……”接着，她用报纸卷了个小喇叭，从火锅中夹了颗茶叶蛋，递给路生说：“吃吧，暖暖身子。”

路生接了过来，感觉自己的眼眶有些潮湿。这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饿了。有几个人走了过来，但叶子并没向他们叫卖茶叶蛋，路生知道这里头的原因，便意识到自己该走了，就说：“妈妈，收摊吧，看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叶子说：“还是你先走吧，我得把这些蛋卖完……”

路生想自己留下来也帮不了雅洁娜母亲什么忙，反倒影响她卖茶叶蛋，便起身走了。叶子没有留路生，只是非常痛心地看着路生一会儿，说：“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说完这话，叶子把眼皮垂了下去，非常迅速，为的是不让路生发现她眼睛中出现的某种东西。路生忽然感到这个寒冷的早晨其实很温暖，能在异地的军营遇到一个类似于妈妈的人，是他莫大的欣慰。

走出一段距离后,路生忍不住回头看了叶子一眼,早晨鲜亮的阳光使她显得更加苍老了,但她还在举着没有手的胳膊在同路生再见。那胳膊举在那里,仿佛是半截朽木,在苦苦地支撑着什么。“解放军同志,快,快,快来吃颗茶叶蛋,暖暖身子……”这声音仿佛是一把笤帚,把路生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扫得沸沸扬扬了……

回到家里,路生一直在想此刻他的雅洁娜是否还好,她在他的老家干什么,她想他了吗?他已经在自己的家里嗅不到她的味道了,但他的眼前全是她有些顽皮和明亮的身子骨,就像被加温了的黄金一样,在他的眼前闪闪发亮。他想摸摸那金子,但他触到的永远是空气。就这样,路生整整一晚上也没睡好,第二天上班时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就在他努力地想要做些事情的时候,团政治处打来电话,说是主任要找他谈话,他急忙去了政治处。

坐在了主任的对面,路生知道主任叫他来一定有事。

主任微微地笑着,似乎想要用笑来表达或掩盖一种东西,这使他的笑多出了几分对路生友好的成分。主任平时极少对路生这样的,因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他几乎从不对路生笑,面孔时常被严肃绷得只剩下了威严。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甚至要比一分钟更长一些。主任仍那么笑着,让路生感觉怪怪的,不由多看了他几眼,似乎想用目光穿透他的笑容,从那笑容的背后挖出一些东西来。但主任的笑容却意外的厚,扎扎实实地覆盖在脸上,仿佛是厚厚的海绵,极富弹性,他的目光落在上面立刻便被弹回来。没办法,路生只好开门见山了:“主任,你叫我来有啥指示?”

主任没有说话,微笑凝固在他的脸上,路生不便多问了。办公室里出奇的静,挂在墙上的钟表“嗒嗒”地走个不停,仿佛是一只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马儿,始终奔跑在枯燥的路面上,总是那么的快,却永无目的地。终于,主任站了起来,从办公桌旁取了热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而后把冒着热气的瓶嘴儿朝路生仰了仰说:“你喝不喝?”

路生受宠若惊,赶忙从主任手中接过热水瓶,盖好瓶嘴盖,放回了原处。

主任坐了下来,仍然微笑。

在那马儿的蹄音中,路生不由得又看了他一眼,忽然觉得他的笑容变了,很像佛的,慈祥并且充满了关爱,给了路生万般亲切的感觉。但没过多长时间,那种充满关爱的东西便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使路生怎样也找不回来了。

主任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无形的岁月在悄无声息中爬上了他的脸,变成了密密匝匝的皱纹,因为平时保养得好,所以不太容易看出来。但在那个时候,或者说是那种充满了关爱的东西消失之后,路生看见那些皱纹变成了一

条条的虫子，蠕动在主任的脸上，把主任的笑容给一点一点地全都吃光了。主任似乎很难受，面部的肌肉奇怪地抖了几下，却没能阻止那些虫子继续啃咬，他因此陷入了痛苦之中。很久之后，他忽然对路生说：“你知不知道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已经开始了？”

路生只是看着主任，并没有回答，主任的眼睛告诉他，他根本不需要他的回答。主任接着说：“咱们团也在精简范围，年底你有什么打算？”

路生茫然地摇了摇头，但马上便觉得有些不妥，就冒了句：“听从组织分配吧！”

主任掏出了烟，扔给路生一支。路生把烟还给了主任，说戒了。主任就笑了起来，笑得很自然，很随和，甚至还带着几分豪爽：“嘿嘿，还能把烟戒了，你真行呀！”接着，主任把自己的那支点燃了，猛吸了几口，忽然停了下来，立即灭了火说：“嘿，差点给忘了，办公室不让抽烟的，主任也不能带头违反呀！”

路生有些不太自然地朝主任笑了笑。主任将身子从坐椅后背上移了开来，靠在办公桌沿上，似乎想要振作一下精神，却又用一只手轻轻托住了下巴。之后，他变得温和了起来，往日的那股子威严劲儿全都没了，有些空洞的目光将路生装进去后变得有分量了起来。主任说：“咱们在一起工作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你细致认真，踏实肯干，我很欣赏！”

主任已切入正题，路生认真地听。

主任说：“你在团里工作，我没照顾好你，感到很内疚，比方说，你家属下岗后，作为领导，我对你关心不够。”

路生心一酸，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了，说：“主任，您别这么讲，下岗军嫂那么多，又不是我家属一个人，您怎么能顾得过来呢？团里能有这份心意，我已很感激了！”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言归正传。”主任说着停顿了一下，习惯性地向后理了一下头发，往日的那股严肃之气一下子涌到了脸上：“如果部队让你转业你怎么办？”

路生被着实吓了一跳，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知道主任在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主任说：“革命战士一块砖……”

猛地，路生站起身来，敬了一个军礼给主任：“我听从上级安排！”随后，转身离开主任的办公室。走在营区大院内，他有些悲壮地看了天空一眼，他知道这一次谈话意味着他离开部队的日子就要来临了，他听到他的汗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像夏天的河流一样在他的身上汹涌着。他轻轻地唤了一

声“雅洁娜”，却见那个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奶奶白如云骑着一只金羊，在天空中云一样地飘走了，在奶奶的身后是一群穿着古怪的人，仿佛是奶奶无限拖长和变大的尾巴。

于是，故事开始了。

3

奶奶是神吗？路生问自己。

不，奶奶不是神，奶奶是人。路生回答自己。分明地，他看到了他的老家金羊塬上的那一座坟茔，他感觉那坟茔从中间裂了一个缝，缝里飘出一团蓝荧荧的火，一个体态丰盈的少妇在那蓝荧荧的火中翩翩起舞着，而那个体态丰盈的少妇正是他的奶奶白如云。但是，很快那个少妇就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没有了光彩照人的肌肤、无限温情的眼睛和散发着青春活力的面颊以及耐人寻味的身影……路生的心猛地一颤，不由感叹岁月像是一把无情的刀，这刀可以杀人，一点点地把人的命就割没了！之后，他分明看到一群羊从黄土地上走过，羊的眼睛蓝蓝的，像他才看到的那团蓝荧荧的火，里面燃烧的尽是惆怅与期望……于是，那个距今已经十分遥远的白如云，在他的生命中唱响了此起彼伏的叹息声。

白如云出生于民国初年。据她所说，她还有一个哥哥，但在她十岁时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甩给了她的嫂子和她当时所在的那个家。白如云的父亲白老汉是一个极会精打细算着过日子的人，不但守住了祖上留下的那份算不上丰厚的家业，而且以大半辈子的精力和生命最终使自己成为当地的富农，但中年丧子却使他富裕安乐的日子蒙上了一层阴影。好在孙子可以继续家室的香火，或多或少地使白老汉苦闷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安慰。

白如云家共有田五十亩，房七间，牛六头。白如云的哥哥去世后，白老汉已年近六十，不能在田地里日夜劳作，经过再三斟酌，白老汉决定雇用村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光棍汉做家里的长工。这个光棍汉后来便成了路生的爷爷路在德。

干净的院落，面南背北的八明柱房子散发着古旧的气息，正屋里住的是白老汉，两侧耳房里分别住的是白如云和白老汉的孙子白如云的侄儿白章。院子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是厢房与伙房。阳光像个温柔如水的女子一样明亮着，请来的先生正在院子里的那棵杏树下，坐着一把老式椅为白章教书，白章在地上写着什么，先生念道：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先生说：“这是《诗经·卫风》中一首题为《氓》诗中的几句，是一位弃妇所写。作者通过劝说斑鸠不要馋嘴去吃桑葚，告诫姑娘别轻易爱上男人。她说，男人们寻欢作乐，把女人说甩就甩了，而女人一旦投入进去便会不能自拔的。女人为爱而生，女人甚至可以为爱而死，被弃的女人叫人同情……”

白章说：“我姑姑也会是这样的吗？”

先生清了清嗓子，瞪了白章一眼，继续念道：

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先生说：“这个女子到了婚嫁的年龄还嫁不出去，只能在心里一个劲儿地着急。开始时，她还想出嫁时选择一个好日子，但很快，她便有些等不及了，也管不了什么吉日不吉日的了。她似乎还想在向自己求婚的男人面前撒撒娇，但易逝的青春如同成熟的梅子纷纷落地，越来越稀少，她很快便没有那个兴趣了，巴不得人家开口呢！这个女子若为足不出户的那类，她将自己这份真实的情感写下来，等待有人前来求婚，而当那一天真正到来，她也许会被羞得满面绯红……”

白章说：“谁说的？我姑姑就不是，我姑姑才不嫁呢！”

先生拿起教鞭，白章赶忙闭嘴，再写。

先生接着念：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
縶之维之，以永今朝。
所谓伊人，於焉逍遥。
……
皎皎白驹，贵然来思。
尔公尔侯！逸豫无期。

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先生说：“白驹皎皎四节出自《诗经·小雅》，‘於焉逍遥’中焉意为此；‘逸豫无期’中‘期’读‘极’。后二节可译为：小小的白马把光辉洒在此地，高贵的宾客！这里安乐无限，你好好游玩（优游），甬打走的主意（‘勉’为‘抑止’意；‘遁’是‘迁’之意）；小小的白马，在空空的山谷，食一捆青草（生刍），马的主人玉般美好，请不要过分珍惜你的音信（毋金玉尔音），对我有疏远之心（遐心）。”

白章说：“先生，是你打了不走的主意了吧……先生，今天该完了吧！”

先生生气地丢下手里的书，站起身来，背着手走了，和往常不同的是，白章听见先生边走边吟着一句诗：其人如玉也，其人如玉也！

那会儿，白如云正坐在家门口想着自己的心事，她已经十八岁了，应该有自己的心事可想了。她想的是自己昨晚做的一个梦，一个狗变成了狼的梦。她梦见院子里来了一条很好看的狗，她给了它一些剩饭，狗歪着头开始舔她的手，她抚摸着狗油光闪亮的毛，狗乖乖地卧了下来。她感觉狗毛上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像血液一样通过她的手掌流入她的身体，让她极惬意极舒服，甚至让她的心里生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炊烟一样飘荡在她的身体内。她就那么摸着，眯上眼睛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但狗就在那时候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的脸，她被吓了一跳，睁开眼，看到狗变成了一条狼，舌头血红血红的，很长，牙齿像刀子一样泛着清光，眼睛幽蓝幽蓝的，和面部表情一起朝她在怪怪地也坏坏地笑，在这笑里，长舌头上的几滴连成线状的口水滴在了她的脸上。她惊慌失措地用被子捂头，然后在一身冷汗里醒了，她摸了摸脸，觉得那口水分明是渗进了自己的肉里……

白章悄悄来到白如云身后，伸手捂住了白如云的眼睛。白如云把两只手向后一钩，把白章快背起来了：“白章，我让你使坏！”白章嘻嘻地笑着：“姑姑，你背不动我了，我长大了！”说着拽起白如云光亮的发辫摸开了。白如云制止着白章，白章说：“姑姑，你说那个老怪今天说的那个其人如玉是什么意思呀！”白如云朝白章抿嘴一笑，她知道她该给山里放牛和砍柴的路在德去送饭了。

听白如云说，路在德个头很高，五大三粗，力大如牛，能单手举起一扇磨

盘。他在白如云面前很“坏”，但在白老汉的面前老实而又老实。

白如云是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中午投入路在德的怀抱的。那年她十八岁，十八岁的她，如五月天的麦子一天天变得饱满和丰盈起来；十八岁的她，开始变得如同初春时微微开启的花骨朵一般不安分了起来，她开始偷偷留意起自己身边的男人来了；十八岁的她，就是这样在她非常有限的生活空间中暗暗爱上了她家雇用那个长工——路在德。

那个天气晴好的中午没有一丝风，天空蓝得像现在镶在城市楼房阳台上的蓝玻璃一般，一尘不染。青翠的山谷中静悄悄的，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煞是好看。蝴蝶翩翩飞舞，蜜蜂的鸣叫声轻柔舒缓，黄牛的尾巴在惬意地驱赶着蝇蚊。

“在德哥——吃饭哩——”白如云冲着山谷歌唱般清脆悦耳地喊了一嗓子。

路在德光着膀子从背阳的山坳里钻了出来，碎石一般堆积着的肌肉疙瘩恰到好处地暴露和突兀着，汗水汇集在那里，使他的肌肤之上闪耀出了一种明亮夺目的光泽。白如云就莫名地产生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大妹子，啥饭呢？”路在德说。

白如云的耳边只剩下了蜜蜂的鸣叫声，面孔成了一朵盛开的桃花。

“大妹子，你真好看哟……”路在德顺势将白如云揽在了怀里。

天上一下子冒出了一群太阳，刺目的光环使白如云难以睁开眼睛。青山摇摇欲坠，温顺的黄牛变成了可怕的庞然大物，它那突兀着的硕大的眼珠子仿佛奇形怪状的无边海洋。山谷间一声轰然巨响，地球在轰响之后的阵痛中缓缓地分成了两半。狂风怂恿着近似于嚣张的乌云漫天而来，太阳没有了，阳光艰难地在厚重的云层之上劈出一道微弱的小缝隙。白如云感觉自己被闷热的天盖了个死，几乎是嘶叫着喘息，而后精疲力竭化作一摊水……忽然，白如云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身上的路在德真像昨天晚上她梦见的那只狼，伸着舌头，流着口水，把汗水和口水一起挥洒在她的脸上和身上，但却没渗进她的肉里。她一点也不怕，而且分明地感到了什么是美妙的幸福。

“大妹子，我爱你哩！”路在德把仿佛丢了骨头的白如云从地上抱了起来。

“人家也爱你嘛……”白如云变成了路在德怀里的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大妹子，咱们成家吧……”路在德说。

“可我怕我大、我大不同意呀……”白如云为难了起来。

“那……那咱俩跑吧，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儿永远在一块儿……”

“可是，我们、我们吃啥，住啥？”